



茶花艳

和谷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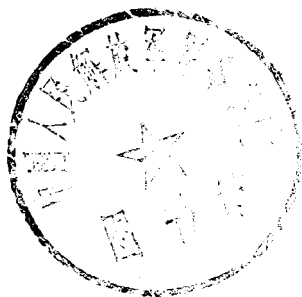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



2 039 1743 1

茶花艳

和 谷 岩



内 容 提 要

《茶花艳》是一部以自卫反击越南入侵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作品描写了我军突破敌人红河防线后追歼越南侵略者的英勇战斗。

作者以满腔热情，赞颂了某部八连排长耿晓东等一代年轻战士的勇敢、机智，表现了战士们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的美好心灵，也批判了某些人工作中因循守旧的官僚主义作风。

作品题材新颖，笔调细致、清新，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健康活泼的生活情趣。

茶 花 艳

和谷岩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5 字数112,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300

书号:10151·589

定价: 0.56元

春天带着绚丽的色彩，伴着悦耳的旋律来到滇南山区。群峰披上了崭新的绿装，河水开始用轻快的音节歌唱，古老的榕树变得郁郁苍苍、生机勃勃。公路两旁那一眼望不尽的柳叶桉，在微风里摆动着它纤细的枝叶，发出悉悉瑟瑟的声响，象姑娘们在悄声细语。最热烈迎接春天的，还是那被称为“南国花王”的山茶花。虽说才二月中旬，在阳坡上，一株株茶花已经蓓蕾满枝，含苞欲放。明媚的阳光下，万绿丛中，偶尔绽开那么一朵两朵，红艳艳，妩媚娇嫩，分外耀眼。

在离国境线不很远的地方，有座玉女山，鱼脊形的山梁上长满了凤尾竹、榕树和高大的木棉。清溪河翻着雪白的浪花，从玉女山脚下缓缓流过。在玉女河和清溪河之间的斜坡上，是大片阔叶林。透过浓密的绿荫，可以看到一片青瓦屋顶、雪白墙壁的两层建筑。排排楼房有回廊连

接着。在这片建筑的后面，在绿树葱茏的山腰上，有座不大的八角亭，它样式玲珑别致，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上有飞檐，下有雕梁画栋，柱子是夺目的朱红色，人们从清溪河大桥上远远便可望见。因为山青水秀风景幽美，远来的客人常常把这块地方误认为是一座公园或一所疗养院。其实，它只是解放军的一所野战医院。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将从这里展开。

但是，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里，也会有令人厌恶的风暴突然袭来。越南黎笋集团，在我国边境一次又一次进行武装挑衅，硬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现在，先请读者把目光投向红河南岸。在那里，大炮轰鸣，机枪咆哮，呛人的硝烟弥漫在燃烧的山谷。一场惩罚背信弃义者的战争正在激烈的进行。……

—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

在红河南岸不远的一条山沟里，有一排灰色的旧草房，现在那是西线我军的一个军指挥所。草房里面灯火通明，墙上，长桌上和靠墙根的木板床上，到处是标着各种标记的军用地图。参谋们有的接电话，有的伏在长桌上记录着什么，一片紧张严肃气氛。

此刻，军长秦宏正面对着墙上的军用地图出神。他上身穿着短袖衬衫，左手叉腰，右手轻摇着一把破了边的葵扇，边摇心里边责怪左翼担任主攻任务的“英雄团”团长：“王力军哪王力军，你怎么搞的？有名的猛将怎么硬是让一个土山包子挡住？真是活见鬼！”

凌晨部队刚发起总攻的时候，打得相当顺利。标着部队番号的三角形小旗，象群彩蝶似的在军用地图上飞舞，从一个高地飞向另一个高

地。没想到过了两个多小时，战局发生了意外变化。地图上正向南推进的红线左端，出现了一个令人焦急的“V”形缺口，缺口下面的某高地上标着“291M”。

作战参谋开始报告：“××团在‘二九一’高地受阻。”

秦宏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问道：“担任‘二九一’高地正面主攻任务的是不是八连？”

参谋回答说，“是八连，不过，王团长想把他们换下来。”。

“为什么？”

参谋踌躇了一下才低声说：“伤亡比较大。指导员负伤了，班排长也有些伤亡……”

秦宏低头沉吟了一下，正想说什么，另一个参谋快步走过来报告说：“‘前指’首长打电话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拿下‘二九一’？”

秦宏看了一下手表，轻摇葵扇想了想，从容地对参谋说：“向‘前指’首长报告，我们力争在十点以前拿下‘二九一’！”说完，以稳健、快捷的步伐走到长桌跟前的电话机旁，对电话员说：

“要王团长，我和他通话。”

电话很快挂通了。听筒里传来王力军那带点沙哑的声音：“军长，你找我吗？”

“嗯，我找你，‘二九一’为什么现在还没有

拿下来？”

“军长，地形太复杂啦，到处是树林，是沟，是洞，还有一人高的茅草。敌人人数不多，但非常狡猾，火力也比较强。……”听筒里可以清晰地听到王力军粗粗地喘气和轻机枪的射击声。

“困难不少我知道。可是‘二九一’关系着战役全局，如果你们拿不下来就早说话，我另派部队去……”秦宏还没说完，王力军就着急地喊起来：“我们可以，可以！……‘二九一’就是个铁疙瘩我们也要把它捣成碎末！军长，再给我们点时间，我马上组织新的攻击！”

秦宏又问王力军：“听说你打算把八连换下来，真的吗？”

“有过这个打算，现在我们不换了，八连的同志们坚决不同意。”

秦宏听罢心中掠过一阵欣喜：“好样儿的，毕竟是猛虎连！”

秦宏又问了问王力军八连现有的人员、武器和补给情况，叮嘱王力军：“你们的决定是对的。受一点挫折就换下来，这不是我们部队的传统。那样锻炼不了部队，还会挫伤部队的士气。不过你现在不要匆忙地让他们发起攻击，应该把部队整顿一下，让战士们吃点东西，喝点水，找找两次受挫的原因，根据情况研究一下怎么打，

然后再攻击。你这个猛张飞也应该动动脑子，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懂吗？”

“是，军长，我们一定照你的指示去做。”

“‘前指’首长很关心‘二九一’，你什么时候给我拿下来？”耳机里沉默了片刻，王力军说：

“我们九点半以前拿下来可以吗？”

“好，多给你半个小时——十点钟，你记住，如果十点钟以前‘二九一’还拿不下来，我就到你的指挥所去……”

秦宏指挥打仗有个特点：情况再严重，他总是从容、镇静，从不在电话里骂娘。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使他深深懂得，那样只能收到相反的效果。对严重情况他有自己独特的处置方法，就是往下级指挥所跑。用部队的话说这叫“指挥靠前”。在部属看来，这比骂娘还厉害。想想看：一个指挥几万人马的军指挥员亲自跑到一个团或营的指挥所去，这意味着什么？

难怪王力军听完秦宏的最后一句话，急得大喊起来：“你可别来，千万别来，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

秦宏这一着果然有效。通过话不大一会儿，一个参谋就兴冲冲地走过来报告说：“军长，‘二九一’拿下来啦！敌人一个加强排全部被歼灭，战果正在清查。”秦宏脸上堆下宽慰的笑

容，轻轻摇着葵扇说，“嗯，嗯，好，好……”在胜利的喜悦中，他心中忽然涌出一个很大的问号：“刚才敌人还拚死顽抗，怎么这么快就垮了？真是活见鬼！”

秦宏思索着，顺手从桌上拿起搪瓷茶缸，咕嘟咕嘟把多半缸凉开水一饮而尽。这时，军政委唐竟业满面喜气地从外面走进来，把一个右角上标着“绝密”字样的蓝色电报夹递给秦宏，一面说：“‘前指’刚发来的敌情通报，上边有我们对面敌人的情况，你看看。”

秦宏坐在吱吱响的竹椅上翻阅电报的时候，唐竟业走到墙上的大地图跟前仔细看了一眼，头也不回地问：“老秦，王力军是不是把预备队都投进去喽？”

“没有，还是八连打的，七连只从侧翼配合了一下。”

“一个硬钉子怎么这么快就敲掉了？”

“天晓得！到这鬼地方打的就是鬼仗！”秦宏头也不抬地顺口回答。

“嗯，这里面有文章……”唐竟业自语似地说着，回到秦宏身边对他说：“老秦，刚才我把家里的工作安排了一下，会开完了，趁这个空子我到前边去跑它一趟，你看怎么样？”

“到那儿去？”

“‘二九一’。”

秦宏从电报夹上仰起头来眯着笑眼望着唐竞业：“到那儿干吗？给越南鬼子当活靶子去？”

唐竞业没有理会秦宏那半带玩笑的话，却郑重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八连这次打得很苦，伤亡也比较大，该去看看，这是一。第二，我觉得‘二九一’战斗的发展有点怪，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该去摸一摸，你说呢？”

秦宏觉得唐竞业说得有理。但是他认为这事由他自己干更合适，便说：“要去我去，你在家守摊子。”唐竞业笑笑说：“不行啊老兄，常言道：帅不离位，你这主帅怎么能随便离开自己的岗位呢？还是我去。时间不长，我争取很快赶回来！”说着就到门口去喊小车驾驶员。秦宏朝屋角里喊了一声：“小赵！”一个正在打瞌睡的胖胖的通信员，象被弹簧弹起来似的从背包旁站起来应道：“有！”

“带上枪和水壶干粮，跟政委出发。要绝对保证政委的安全，记住啦？”

“记住啦！”

“出发！”

小赵扭头向坐在行军床上的几个伙伴伸了一下舌头，得意地作了个怪脸，提起枪来，象匹撒欢的小马驹似的连蹦带跳地冲出门去。

二

一辆披着绿色伪装网的北京吉普从山沟里颠颠簸簸地开出来，拐上平展展的沥青公路，开足马力向南疾驰。翠绿的山峰，荒芜的稻田，一丛丛高大的凤尾竹，一座座破旧的茅屋，从车窗外一掠而过，旋即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车上除了驾驶员山水清以外，还有唐竞业和通信员赵南征。唐竞业坐在司机右首的座位上，赵南征坐在后座上，三个人手边都放着压好子弹的冲锋枪。

汽车从空落落的越南小镇里穿过，车速慢下来。从车窗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被炮火摧毁的水泥岗楼和敌人逃窜时丢弃的粮食、用具和衣物。雪白的大米从被摔破的麻袋里淌到地上，麻袋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瘪了胎的自行车被丢在公路旁的垃圾堆上，车上带着“飞鸽牌”商标。被烧焦一半的缝纫机，被砸扁了的暖水瓶，沾满血污和烂泥的毛毯……无一不是中国造。这

一切，在唐竞业心中激起一种难以形容的辛辣感情：真是一场特殊战争！唐竞业参军三十多年，打这样的仗还是头一回。作战对象是阴险狡猾的昨天的“盟友”。在黎笋集团的指使下，他们早把中国当成“头号敌人”暗中进行准备了。疯狂的备战是在“同志加兄弟”这个神圣的口号掩护下进行的，我们毫无戒备。还是把武器、弹药，粮食和各种物资一如既往、源源不断地运过红河。我国边境的公路还没有来得及修，首先帮助他们修好了宽阔的沥青公路。在我国粮食还不充裕的情况下，人民勒紧腰带，把上好的大米送去支援他们。我国军工厂制造的新式常规武器，在没有装备自己部队的时候，首先送去装备他们的部队，帮助他们抗击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具有诚实敦厚的美德，对同志和朋友是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现在开始明白，高尚的美德是不能施于一切人的。诚实和愚蠢之间是不是也只差一步呢？

唐竞业前几天曾经翻阅了一本越军内部的“绝密”材料，那上面的文字和图表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越南小霸的狂妄野心。按照黎笋一伙的所谓《大南一统计划》，越南的版图不但包括老挝，柬埔寨，还包括泰国的一部分。它的东部不光包括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还把它的黑爪伸

到我国海南岛西部一带。看，这伙可恶的东西贪婪、疯狂到了何种地步！

黎笋集团对他们的士兵和越南人民说：“凡是长木棉的地方都是越南的领土。”他们真是这样叫喊的，这可不是耸人听闻。

我军战士们说：我们花二百多个亿养肥了一条狼。这话也不无道理。

唐竞业悻悻地想：后悔是无济于事的，要牢牢记住这教训。自己种下的苦果要自己把它吞下去。现在我们不得不拿起枪去打击自己养肥的狼，以保卫自己的国土和人民。

汽车行到一个拐角处，从路旁用树枝搭的哨棚里闪出一个年青战士来，右手把小红旗一挥，吉普车嘎然停下。战士走上前来向唐竞业行个军礼说：“首长，不能再往前去了，‘二八〇’高地战斗还没结束，危险！”

唐竞业跨出车门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

“八连的。”

“××团八连吗？”

“是。”

“‘二九一’是你们打的？”

“是。”

“部队在哪儿？”

“在山上。”哨兵用小旗指了一下对面山

梁。话音刚落，叮叮当当地从对面山上滚下一个银光闪闪的东西来，落到公路上才看清是个空罐头盒。唐竟业手搭凉棚向山上望去，只见十多个战士在山腰一棵大榕树下休息，空罐头盒就是从那儿滚下来的。

“那是你们连的人吗？”唐竟业问哨兵。

“是。”

唐竟业让司机把汽车开到路旁树荫下隐蔽，转身朝通信员一摆手说：“小赵，走，咱们上山去看看。”

山腰的大榕树下共有十三个人。他们一个个满脸汗污，绿军装被汗水浸透过多少次，又沾满灰土，早已变成泥灰色了。上面还有些花花点点，用它当伪装服倒挺合适。战士们面带倦容，但情绪满好，有说有笑，有的擦枪，有的靠在临时挖成的猫耳洞边闭目养神，有的正在用刺刀撬开装罐头的木箱。大树一旁的杂草中，空罐头盒已堆了一堆。

战士们远远看到汽车在路口停下，两个人上山来了，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嘿，坐小汽车来的，准是个大干部。是军首长吧？”

“不象，军首长现在还顾得上到前沿来？再说，军首长到前边来哪能只带一个通信员。”

“嗯，可能是师首长。”

“也不象，师首长下连队后边也得跟一大串。你看来的这人上山那个利索劲儿，年岁不大。我看顶多是个团级干部。……”

“去你的吧，团首长现在还能坐着小车到处跑？”

不知从哪年哪月开始，战士们习惯了用白发皱纹多少，肚皮大小和随员多少等等作标志来判断领导干部的职务和级别，但这一回他们的判断完全错了。唐竟业虽然五十岁出头，但头发乌黑，面色红润，没有一点儿老态龙钟的迹象。按他那一米七九的身材，至少再增加六七公斤体重才更相称。至于随员带的少，那纯粹是他的习惯。当团政委，师政委的时候他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唐竟业他们来到大树下，战士们停止了议论，一个个局促不安地站起来。唐竟业摆摆手让大家坐下，说道：“同志们辛苦了；大家都好啊？”

“不辛苦，首长辛苦啦！”战士们齐声回答。

“为人民服务嘛，有啥子辛苦好讲噢！”一个四川口音的小战士补充了一句，逗得大伙嘻嘻笑起来。一个战士鼓了鼓勇气问道：“首长从哪

儿来呀？”

“我吗？……从指挥部来。”唐竞业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掏出手帕擦擦额头上的汗，顺手从身边木箱里拿出一筒菠萝汁罐头，用手掂了掂份量，问道：“没有商标，这大概是越南货，是你们的战利品吧？”

“是喽，我们的战利品多得很哪，可惜除了这甜水罐罐，其他都是中国货！”

唐竞业又想到“同志加兄弟”这漂亮的口号。心里苦辣酸甜说不上是啥滋味。“跑得口渴啦，让我们分享你们一点胜利果实可以吗？”唐竞业笑着说。

“那有啥子不可以嘛！来，让我开！”

两个战士抢上去，每人从木箱里拿出一听罐头，熟练地用刺刀“噗，噗”，在罐头顶上捅了两个三棱眼，一听递给唐竞业，一听递给小赵：

“喝吧，有的是，喝完了再开！”

唐竞业一边喝着酸甜清凉的菠萝汁，一边和战士聊起天来。他问战士是八连几班的，那个四川籍战士接茬儿说：“几班的？……现在难说喽，就算是混编第三班吧。”

原来他们都是一排的战士，在攻打“二九一”高地战斗中，全排伤亡得只剩下十六个人，又抽走三个骨干去支援二排，剩下的十三个人编